



傍晚

□查鑫垚

傍晚时分，夕阳圆圆的，嵌落在天边用温存的热量暖化了周边的云彩呈现出梦幻般的晚霞时而羞羞地躲进云里时而忍不住探出头来

时针跟着奔驰的车辆踏上了回家的路在紧随落日的视线里载满了往日的时光恰似昨日的清晰重现脑海中学习、工作、生活好像再多不好的曾经都化作美好的经历一点一点沉淀就如眼前的落日渐渐地从天边消逝

天已渐晚有如画家专业的涂色没有任何的渲染和雕饰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当黑色的幕帘在空中一点点拉紧月光、星光、灯光蓦然间，眼前一亮心里也不再有任何抱怨因为我们都知道地球自转产生昼夜更替此时此刻在地球的另一面正是朝阳升起带来的新希望



肉联厂旧事

□夏新建

肠、肉渣等肉制品，再发往全国各地。

每天傍晚，几千名工人从各个车间鱼贯而出，跨过一条环城北路，进入厂门南侧的宿舍区，这里有能容纳近千人的大食堂、篮球场、俱乐部、图书馆、浴室、开水房，周末晚上还有露天电影，自然也成了我和一帮职工子弟的儿童乐园。

我和父亲住的是集体宿舍，三层楼，看起来很洋气，其实设施很简陋。一间宿舍20多平方，挤进去六张床，东西两侧各放了三张，中间仅留了一米左右宽的过道。

厕所是公共的，在楼梯转角处。自来水也只有厕所里才有，每天早晚，洗脸刷牙上厕所的，挤成一团，甚至要排队，男女有时也不分，和电影《功夫》里的筒子楼颇有几分相似。

更让人惊悚的是，每天早晨或晚上，二楼三楼的人，在宿舍里洗完脸和脚，不想把水端到厕所里倒，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从二楼或三楼阳台上泼到楼下。“哗”的一声，如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一楼的空地便成了天然的排水沟。白天还好，晚上如果有人经过，那就真成落汤鸡了，而且落的是洗脚汤。不过时间长了，住在一楼的小伙伴们也习惯了，一般从走廊里小心翼翼地走，不敢露出头来。

进楼首先要解决上学问题。就近原则，父亲只能把我送到城北小学。报名时，一位已过中年的女老师，抬眼看我：年纪这么小，上三年级怕是跟不上吧。从农村来的，再上一年二年级吧。

父亲说：孩子的成绩还不错，要不您测试一下，看能不能跟得上。老师随手拿了一张试卷：你做题吧。

我在海安老家，也是学校里的小学霸，考过镇上的第一名。那张

试卷，我三下五除二就做完了。老师一看，露出惊讶的神情。看看我工整的字迹，规范的答题，点了点头。一算分数：98分。没问题，上来上三年级吧。

入学问题解决了，可是生活条件简陋，学习条件更是一塌糊涂。没有书桌，没有独立的学习空间，也没有一本像样的课外书。每天晚上，宿舍里几个老男人吃完晚饭，便在过道中间支起一张桌子，摸起牌来。我则趴在另一张床边，找一只小凳子，就着昏黄的电灯，做起作业来。每天作业做完了，他们还在打牌，抽着烟，屋子里烟雾缭绕，呛得我只能出门透透气。每每睡到半夜，睁开眼睛，他们依旧在牌桌上，吆五喝六难分输赢。

也许正是这样的处境，坚定了我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想法。家里没有好的学习环境，学校里也只有两三排破旧低矮的平房没几个班，几位年纪颇长的老师，什么学科都教，每天应付着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

四年级时，我给自己设置了目标，我要考如皋中学，将来成为一名大学生。我认真上好每一堂课，有空就去肉联厂图书馆借书看，四年后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如皋中学初中部。那年城北小学只有两个孩子成功晋级。为此，父亲高兴了好长时间，逢人便吹嘘，说我是块学习的料，他似乎从来不管孩子，照样考取了县中。

肉联厂的童年时光，总是伴随着一股浓浓的油腥味，在我看来，那也是一种自由的味道。

周末父亲一般都骑自行车回老家，我如果不回去，便跟楼上楼下两三个发小厮混在一起，周末经常到宿舍区俱乐部看电视剧《八仙过海》《西游记》《射雕英雄传》《花仙子》。一台小小14寸的彩色电视机，平时都被锁在柜子里，绝对是

那个年代稀缺的宝贝。有时候几个人还溜进厂区内，看看有没有废铜废铁，捡一些卖了，买油豆腐吃。

每天放学，背着书包，必定要经过普庆路北侧顶头的油豆腐摊，飘出的味道馋死人。两分钱一块，有油炸的，有汤炖的，最爱的是五香骨头汤油豆腐。从热气腾腾翻泡的钢锅里，盛上几块，烫得紧，饥肠辘辘的娃娃们，哪管三七二十一，夹起一块便咬了一口，烫得直咂嘴巴不断哈气，直呼过瘾。浓浓的骨头汤汁，也是必备的佐料，不一会儿，一碗便一扫而光，贼眼还瞅着别人的碗，恨不得抢过来再吞几块。

长大后，离开如皋好多年，我一直没找到过这么浓郁喷香的油豆腐。偶尔回如城，也去找过。北门早已不见小摊踪影，后来在丰乐桥附近，发现了一家油豆腐店，配方基本相似，味道也还不错，每天下午排的队伍拉得很长，但总觉得比起小时候的香，还是差了一丢丢。

此外，北门大街夏日里洒点红辣椒的凉粉，或者一碗凉到心底甜得发腻的酒精，也是童年里熟悉的味道。不过，这些小吃，与肉联厂最出名的美食香肠、肉松和肉渣比起来，那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

当年肉联厂的香肠被称为“如式”香肠，听说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生产了，有100多年的历史。肉质紧密，色泽红润鲜艳，肥瘦比例得当，入口带点微甜。刚从蒸笼出来的香肠，味道是最诱人的。即使生活在肉联厂，也并不能经常吃到香肠。一般都是逢年过节，厂里会给工人发五斤香肠，我家的年味便与这些美食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我看来，香肠有些小家碧玉，让很多人并不待见的肉渣，却似乡野村夫更加豪爽过瘾。肉渣也叫猪油渣，后来改了个洋气的名字叫脱脂肉。一个冬日深夜，周末，伸手不



夏新建，做过语文老师，记者，编辑，现供职于南通广电传媒集团编委办。

1984年，我8岁，刚刚懵懂记事。父亲从部队转业到西安工作了五年后，由于牵挂家里的两个孩子，千里迢迢调到了离家较近的如皋肉联厂工作，也把我从海安乡村带到如皋城里读书。

第一次走在北门普庆路大街上，十来米宽的柏油路，把我这个成天在村野小路上溜达的小屁孩惊呆了。普庆路两侧，有住户，有商户：卖服装的，卖烟酒的，还有肉联厂门市部。城里人骑着二八杠自行车，神气得很。

此前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这么宽的马路？还有这么热闹的地方，这么多看花了眼的商品？8岁之前，我的眼中只有三间草房子，妈妈养的猪，爷爷奶奶，玉米大豆麦子，以及村里的大伯大婶叔叔阿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如皋肉联厂是神一样存在的国企，那年头，能成为肉联厂这个苏北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国营大企业的员工，是很多人的梦想。

肉联厂有3000多名职工，北面是主厂区，有几个车间。我清楚记得有分割肉车间、肉松车间、香肠车间、冷冻车间、猪鬃车间等等。每天上百辆卡车，排出去几公里，装着几千头嗷嗷叫唤的生猪，送到这里，变成猪肉、肉松、香

楼思 (下)

□陈根生

不知为什么不少学生都怕作文，有的数理化尖子竟然也是“瘸脚儿”（作文不佳），殊不知作文能在一生中帮大忙。

高二下学期我们班来了一位插班生，而且安排跟我同桌。这是一位刚转业的志愿军战士，身穿黄军服，头戴大绒帽，一张年轻的脸总是微笑着很有亲和力，名叫“中流”。中流数理化难跟不上，但作文出色，三五千字不在话下，篇篇满分，影响所及，高三时班上一位姓戴的大个子一次一篇作文竟然洋洋洒洒写满了一个作文本。中流高考砸锅，但他靠作文在大西北咸鱼翻身写出了副教授，写出了杂志编辑，写出了……

高三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奇葩，而他的故事后面更令人难忘。这位老兄时不时还夜尿尿个床，弄得满寝室臊气，室友称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正在他整天像霜打的茄子似的，看管关帝庙宿舍门房的姜大爷马上向他伸出援手：“他们不要你，小子，睡到大爷这儿来，正好跟大爷做个伴！”姜大爷是一位新四军伤残复员军人，身块高大，履历上是英勇的机枪手，在著名的车桥战役中立有战功。他病得卧床时还硬是撑着起来坐三轮车到校长室亲手把党费交到支部书记手上。姜大

爷的仗义，他的党性，还有他杀敌打鬼子的故事，使五三、五四楼里学生们摆的龙门阵增添了许多红色和精彩！

说起来人都不相信，我的高三班主任一年来只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你体检肺部发现一个钙化点，但能否报名尚未确定。”我愣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一盆凉水把我从头浇到脚，把我的记忆给浇醒了。一年前吧，我的一位发小，伤寒病愈后住在东云路巷口的空房里休养，晚上一个人害怕。他父母年迈，妹妹尚幼，我二话没说挺身而出：“我来陪你。”这样我每天下晚自习修就去。第二天一早回家吃早饭上学。夜晚的月色下，偌大的空旷后院，就我们两个年轻人，吹吹口琴，拉拉二胡，唱唱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红梅花开》《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此这般一个月。后来才知道这空房原是肺结核病人住过的。

第二天通知去复检。县人民医院X光科络腮胡子主任拍拍我的肩头：“没什么大问题。小伙子，放心去考！”谢天谢地，虚惊一场！

也谢谢五三楼、五四楼，谢谢我亲爱的母校，让我实现了一个穷孩子的大学梦！



向日葵 张元摄



绽放笑脸像太阳 日日争向上

向日葵不畏光

向日葵不畏光 向日迎风待故旧 珠泪湿花袖

□王勇

向日葵 (外一首)

全国文明城市

如皋欢迎您